

一人中風

這一家三口，父親中風，母親氣怒，女兒拒學。

我問女兒為什麼不上課，她却答：「今天要談的不是我，是他們的事！」

他們有什麼事？

媽媽坐在那裡氣沖沖的，什麼也不說；爸爸坐在輪椅上，面色凝重，也說不出話來。女兒已經十九歲，是個大學生，是基於她的拒學，才把全家帶到我的輔導室來，她却堅持只談父母的事。

但是中了風的父親說話艱難，老半天也吐不出一隻字，對任何人的耐力都是一種挑戰。母親說來說去，只是解釋丈夫的病情，父親已經兩度中風，他的右手尤其無力，起居飲食也要別人照顧。只是他對自己的康復計劃，毫不起勁，終日坐在那裡發呆。

我們談了半天，就只知悉這麼多。都是母親提供的資料，父親也真如母親所說，呆呆的坐着，一言不發。

女兒聽我們談了半天，都是不着邊際，才着急起來，生氣地質問：「那為什麼把盆子都摔破了？」

「誰把盆子摔破了？」我追着問。但是一如所料，我所有的問話都沒有人回應。

如果你以為一個家庭訪談是勢如破竹，那就大錯特錯。並非他們有心瞞你，只是個人的自我表達較為容易，家庭成員的會談，就有太多敏感度，往往互相卡在那裡，誰也難以啟齒。而偏偏有一些話，是需要家人自己溝通的，旁人怎樣着急也無補於事。

我們轉了很多圈子，好在最後還是找到穴道。

原來這對夫婦的矛盾，關鍵在於妻子協助丈夫康復的過程，一個是百萬分熱烈，另一個是千萬個不情願。妻子試盡中西醫各種偏方，對於丈夫每天物理治療的監督，一點也不含糊；丈夫是可避則避，但是身陷輪椅，怎樣也避不遠，心中尤其惱火。結果是一天到晚不斷爭吵，家中盆子都摔破了，仍然打不開兩人的僵局。女兒在他們中間周旋，連課也不去上了，三個人糾纏在一起。

病患本身，往往會不知不覺地支配了身邊各人的行為，而身邊各人的互動，又會同時影響着患者的行動。我們都盼望患病時有個老伴，但是長期病患者是最不容易侍候的人，他們心情不好時，最喜歡找身邊人出氣，而他們的身邊人，心中着急時，又總是免不了逼着他們做不願意做的事，變成一個愈急，一個愈不急。

談到家中各人的神推鬼擁，沈默的老爸突然爆出一句：「一人中風，全家發瘋！」

這才發覺，父親是個很有幽默感的人，雖然身體緩慢，語言不清，並不一定等於頭腦糊塗。看到我們欣賞他的風趣，他又一字一字地，用另一首打油詩來表達他的感受：「西醫治標，中醫治本，中西合璧，變成標本！」

他說話時面無表情，讓我們更是被他那表面木納而明察秋毫的黑色幽默所感染。

我們把注意力都放在父親身上，母親更為不滿。她開始抱怨這段日子為丈夫上天落地，不但沒有獲得欣賞，還換來對方的拒絕，她說：「我已經感到筋疲力盡，難以負荷！」

可恨的是丈夫聽了，不但沒有反應，反而回復他慣有的冷漠表情，雙目望向遠方。我們無論怎樣穿針引線，都無法把這對夫婦拉近一點。

我只好嘆一口氣，對她說：「也許不是所有問題，都是立即可以解決的。我這一陣子，也是感到筋疲力盡。昨晚有朋友帶我去看螢火蟲，在黑暗的山中，找來找去都找不到，幾乎摔了半死，突然眼前一亮，一點點螢火就在眼前亮起，給我無限安慰……也許你也要去找你的螢火蟲！」

那是我半年前在台北見到的一個家庭，這次再見，我第一句就問她：「你找到你的螢火蟲嗎？」

她眼光閃亮地答：「找到了，我真的找到了！」

出示她的電話錄影，原來她參加了一個佛教的舞蹈團，頭頂戴上小花環，穿上彩衣，打扮成蓮花仙子，婀娜多姿地載歌載舞。

那老爸呢？老爸說，老婆不再強勢，他就安坐在輪椅上，欣賞着她的笑意盈盈！而女兒，已經返回台中上大學。

父親又告訴我一個新的文字遊戲：女兒回家渡假，老婆就在冰箱門上貼上家訓：「打掃衛生，人人有責！」

女兒在人字上加了一劃，變成：「打掃衛生，大人有責！」

父親又在大字上加上一劃，變成：「打掃衛生，夫人有責！」

他們一邊告訴我，一邊自己笑破了肚子，一點也沒有初見時的愁雲滿佈。當然，我還是要耐心地等待他那需要長時間才吐露出來的妙語如珠。

我走了，他還叫別人追來告訴我，我走得太快，沒有聽完他的笑話。他想說的是：「一人中風，全家用功！」

我老師常說，所有家庭都會遇到困難；而理想家庭，就是能夠發展自我修補能力的家庭！我又一次肯定，家庭是很有能量的一個體制，只要打通塞住的經脈，它就會舒暢起來。

而令我更高興的是，我們團隊裡一名年輕的精神科醫生事後悄悄地對我說：「你知道嗎？我這一陣子都沒有發言，因為我的父親也中了風，在我自己也手足無措的時候，我很慶幸能夠隨着這個家庭的心路歷程，讓我也找到希望和力量！」

也許父親的名句也可以改成：一家中風，家家受用！